



悦读会馆

灵犀洞见拙悟

读罗彬的山水画

□吴昊

灵犀，这个词在我心里盘桓已久。我一直在想，是什么样的际遇，让一支画笔，可以和苍天白云对话，可以和大山对话，可以和季节生命对话。

一直对罗彬的一幅画念念不忘。画中，只有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有光。从山的豁口，露出一条狭长的山那边的光影，近似一线天，由近及远，越来越逼真。光中明丽的黄，苍劲的黄，浅淡的黄，层层推去，直到苍茫渺远，最后凝成一束耀眼的白。画面语言意犹未尽，戛然而止。

这样的色彩、线条和构图，显然正契合了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世外桃源：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便舍船，从口入。初极狭，才通人。……画面语言仅止于此，蓄而不露。但高明之处却在于，自然而然地让读者沿着弦外之音，继续延伸美妙无穷的联想：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

显然，这是一个真正读懂了陶渊明的高手。仿佛心有灵犀，她就是那个渔人。

我欣赏着这幅画的时候，我也想变成那个渔人。

但我惊叹，并不在此种异曲同工的艺术表现手法。

我惊叹于画面中光的视觉带来的某种震撼。视觉被两扇体积庞大黛墨青褐的峭壁巉岩包裹着、抑制着、追赶着、逼窄着，山在鬼崖中露出峥嵘，光却在压抑中透出明亮，仿佛掷地有声，哗的一下，豁然开朗，排山倒海，仿佛天地间一股力量在蓄势，在进发，在喷涌。

是的，那光，那光，那一道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磅礴之光！

很多次，很多次，我长久地凝视着这幅画，都无法用语言表达那种奇妙的感觉。我试图寻找背后的解读。

一支画笔，是在和自己的心灵对话，然后用自己的心灵，和天地对话，在天地间遇见另一个不同的自己，洞见另一个不同的世界。

心有灵犀，才能洞见。

以前在网上听过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关于敦煌壁画的一个讲座，欣赏到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壁画。其中有一个农耕的画面，突然觉得罗彬的画风跟这个画面好接近。于是百度，找到了这幅画，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共通点。心中浮出个疑问，敦煌壁画艺术是不是对罗彬曾有什么影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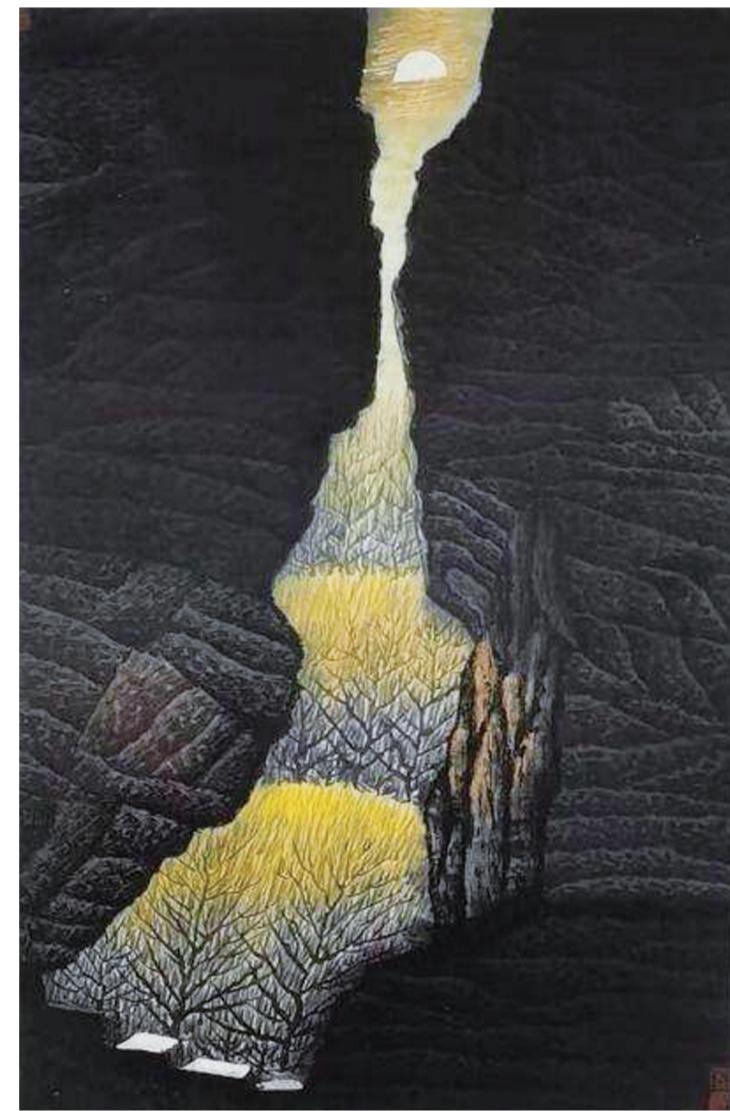
有影响！敦煌，我很喜欢，好多年前我去过两次，尤其是敦煌壁画里头的线条，对我影响很大。

罗彬告诉我，以前一个外国的画家叫马提斯的，还有日本的画，很多都是从中国的敦煌壁画里受到了影响。日本的画，在世界上出名的就是浮绘图。中国画是以线条为主的，所以敦煌壁画对画家有很大的影响，绝对从中汲取了养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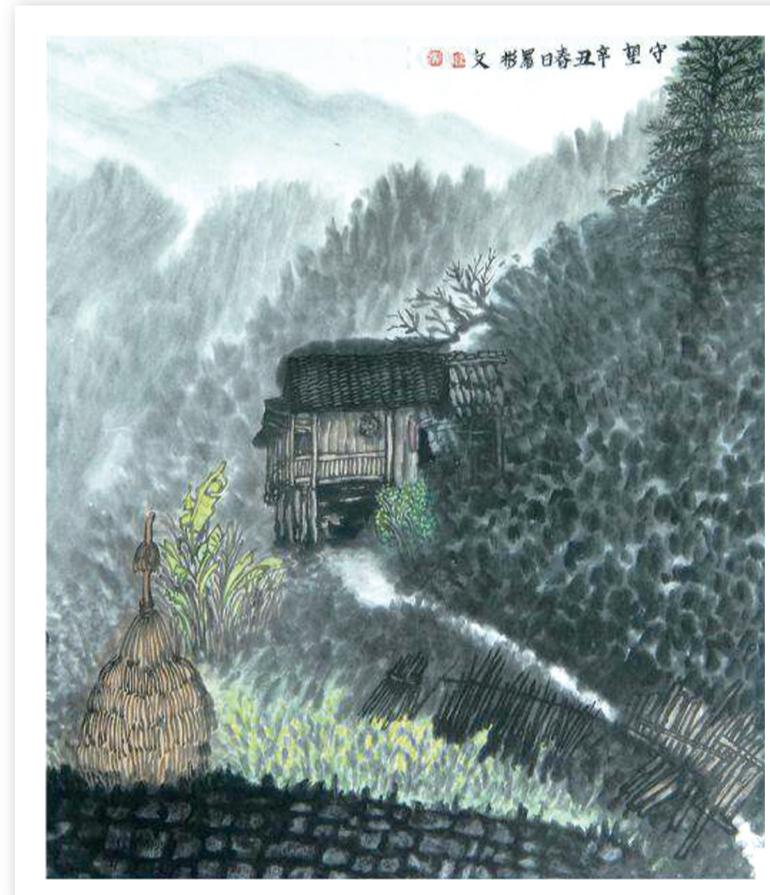
难怪了！我从你的画中看到了敦煌壁画的影子，线条、色彩、意境，都有相通的地方。你的画，颇有古拙之气，很富禅意的境界，但不一定人人都读得懂其中的画语。我开玩笑说，可能我是第一个从你的画中读出敦煌壁画影响的读者。但是毕竟隔行如隔山，不敢写评论呀！

罗彬是土生土长的张家界土家族人，从小就钟情于这片风情浓郁的土地，读书、学画、上大学、继而工作，一直执着于人生的理想与追求，不忘手中的画笔。2001年到中国美协高研班进修主攻中国山水画，2005年至2007年，又到中国国家画院进修，并多次参加全国各种画展。2009年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可以想见她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，洒下了多少汗水与欢乐、艰辛与收获。

为了坚持画画，我不光是辛苦，还几乎用尽家里的资金，承受了别人没



《初日》尺寸 88cmX56cm 罗彬画



《守望》尺寸 68cmX58cm 罗彬画

经历过的孤独与寂寞等等。几十年的心酸无人知晓无人问，但我自己坚信只要坚持总会有一天让人知道的，因为我对艺术的执着，对家乡的情怀，对美好的期盼。

她轻言细语仿佛云淡风轻，在我听来却沉甸甸的。这句话里，包含着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情怀，一个女人坚持自我的艺术情愫，一个画家特立独行的艺术历程。

禅定禅定。你的定力，如禅。这就是你最可贵之处。

罗彬给我的印象，为人单纯，喜欢安静，天性朴拙，而对绘画艺术又特别追求完美，有着典型的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艺术家特质。她经常抽时间去永定区的四都坪、王家坪一带写生，冬天里山风凛冽，夏天里蚊虫叮咬，常常一呆就是十天半月，吃住在农家。走遍万水千山，吃遍千辛万苦，只为能够安安静静地画画。天人合一，人画合一，仿佛这世界只有一颗画心和一支画笔。

老农知道我怕狗、怕黑，有时候，天一黑就出去接我们，做一桌子丰

快便装满了；他不得不下来。

你怎么吃了这么一点就不吃了。机器人妈妈说，我做饭可是做了一个多小时。

我、我肚子有些不舒服。我去趟厕所，回来再吃。机器人孩子说着，连忙进了另一间屋子。可他没上厕所，而是悄悄地溜了出去。是啊，他不想再玩这个角色扮演游戏了，他跑出去玩去了。

今天天气真好！空气清新，清风习习，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。机器人孩子一边走，一边四处张望，不知不觉走到街上来了。

快吃饭吧！不要挑食哟！她有些凶巴巴地说道。

机器人哪能吃这些东西啊！但没办法，机器人孩子只好将饭菜倒进嘴里，然后再通过身体里的管道，将这些饭菜装进肚子里的垃圾桶里。

忽然，机器人孩子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一回头，就看见机器人妈妈从后面

盛的菜等着我们去吃，回到农家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反而味口大开，猛吃一顿。这种感觉是我写生创作中最开心、最快乐、最轻松的时刻。说起在乡村写生的一些故事，罗彬脸上绽出孩童般满足舒心的笑容。在这片土地上，记载了她最为美好的记忆，她笔下所表现的景物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家乡风情。乡村的宁静和四季景色风物，一点一滴从她的笔端渗透出来，流淌成美丽的乡情，无声胜有声。

每幅画的故事，太多太多了。只有心中安静的人，才能聆听到落花流水、鸟鸣深涧，聆听到风的呼吸、光的呼唤。

也只有心中安静的人，才能画出大自然的天籁之香，画出水墨氤氲的美丽乡情。

在我看来，罗彬的创作都是基于土家乡村原生态的再现。白云、远山、乡村、古道、耕牛、草垛、炊烟、吊脚楼……这些远离现代文明、朴实无华的艺术元素，是她创作的主要题材。她一直想把那种原始古朴的土家村寨表现出来，把那种浓悠的生活气息、云雾缭绕的神秘色彩表现出来，把生活在大山里有着幸福和满足感的勤劳、勇敢、纯朴、善良的乡亲表现出来。更重要的是要借助现实中的山水表现人的生命气息和生存状态，表现自己对自然的感悟和对艺术的理解，传达一种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、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正因为如此，加上与生俱来的禀性，使得罗彬在用笔用墨上也带有一种拙气、拙态、拙味，呈现出一种在岁月里打磨出来的厚重感，一种自然天成的独特美感与天真意趣。所谓“大巧若拙”。恰恰是她对“拙”的深刻感悟和审美取向，成就了她独具个性魅力的艺术风格。翻阅罗彬的画册，一幅幅作品画面厚重而细腻，用色清雅而流动感十足。笔与墨会，墨与色合，既表现出墨气丰厚、气韵高华的浑厚张力，又蕴含了女性特有的温润柔美、清新淡雅，呈现一种平和、清寂、素朴、安详的状态。山川浑厚，草木华滋。她笔下的一方水土，那么贴近土地，那么亲切可人，让读者在最沉寂的状态里也可以寻找到新的生机。

我指着《秋》这幅画，从这幅画里，我读出了诗，读出了音乐，读出了天籁。静静品赏，画面清远虚淡，高雅古拙，乡情氤氲其中，宁静浸润于心。原始古朴的山水意象与笔墨纵横的山风乡情完美结合，构筑起一幅墨色交响的乡野图卷，带你进入一个无尘的清涼世界。

正如罗彬所说，长期坚持写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，每当我在家搞创作时，我就有画不完的题材，说不完的趣事，眼睛一闭种种场景全浮现在我面前，创作起来就比较轻松。在这之前我是扎实地打好传统功底，认真师古人，临古画。我认为只有先打进传统，再走出传统，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，勇于创新，才能中得心源，最终形成自己的画风，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。

土家山水涵养了她朴拙的笔墨语言，并将这种笔墨语言升华为主个性才情和精神境界的载体。罗彬就是这样，一直坚持着，走踏实坚实的路，不投机取巧，不攻于名利，坚持自己的追求，画自己想要画的画，不断探索出自己的道路。这些年来作品也多次获奖入选了一些展览，但离我的要求还相差甚远，我希望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远些、更远些。

我的目光落在《守望》这幅作品上。一树独立寒秋的草垛，憨憨的，静静的，与吊脚楼相望，拂风掸雨，像金子一样黄，像阳光一样暖，守望着静谧的村庄，守望着纯朴敦厚的乡村岁月。

读着草垛，读着那一抹岁月沉淀下来的温厚色彩，我似乎读懂了，罗彬笔墨的灵魂和生命。

那就是，历雨经风，她的内心永不休息在蓄势、在进发、在喷涌着那道光，那道像金子一样黄、像阳光一样暖的磅礴之光！

追了上来，吓得他急忙横穿马路，往街道对面跑去。一辆大货车却突然疾驰而来，眼看就要撞上机器人孩子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闪电般飞了过来，一下就把机器人孩子推开了，而她自己却被重重地撞飞到了一旁。

是机器人妈妈！她被撞得变形了，看上去好像就要散架了。

您怎么样？您没事吧？机器人孩子急忙把她扶起来，又是惊慌，又是不解，我们都是机器人啊，我不用您救的。您要救的话，也是去救真正的孩子。

我知道。机器人妈妈说，可现在，我就是你的妈妈，你就是我的孩子啊！

说到这儿，机器人妈妈脸上露出一种又骄傲又欣慰的表情。这种表情，只有一位真正的妈妈才会拥有！



书人书事

□周美蓉

《小城大医》的诞生，既是偶然，也是必然，似乎冥冥中天意难违。

前年冬季那天，偶遇旧时同事李海文，一见面他就说：“老同事，你的文章写得好，我建议你把中医院退休的老中医龚福生写一写，他名气大，不仅在张家界很有影响力，而且在湘西甚至湖南省也是响当当的。你必须写，赶紧写，马上写，再不写就来不及了。”

我曾几次请龚老医生看过病，彼此也是老熟人。听了李海文的建议和纵容，我背负着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第二天大胆来到泊富小区12楼。走出电梯，只见左边门楣两边一对金黄色大葫芦，像两个药童托举着“悬壶济世”四个颜体大字，向来者示意，这就是龚老医生的家。

走进屋，客厅里坐满等着就诊的患者。多年不见，94岁的龚老医生已经很老很旧了，像蚕蛹缩成一团，因右脚切除，坐在轮椅上弯成虾状，右手伸在小桌上聚精会神的为人号脉。我默默坐下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里有种强烈震撼，敬畏之情油然而生。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拖着一条残腿还在为民除病疗疾，广布福音，他身上所呈现的超越年龄的工作激情和敬业精神，不仅仅是追求卓越的个人秉性，他内心蕴藏着一种更为深沉而博大的情怀。

待龚医生看完病人，我毛遂自荐地说出为他写传的想法。岂料，我的想法正合他意，有点不谋而合的默契。

当我正与龚老商量相关事宜时，他的老伴来毫不留情的说：“我们不写书，老人都老了，写什么书？！耷拉着脸，口气生硬，咄咄逼人。龚老看着她，张了张嘴，终究没有发出声来，就像咔在喉咙里的鱼刺吐不出咽不下，满腹委屈和无奈。

恰好，另一档子事来了，永定区政协请我参加编著《民办教师》一书。就这样，我全身心投入，无暇顾及其他。

月余后的一个清晨，一声脆响的手机铃唤醒了我的晨梦，是龚老医生的来电，说请我为他著书。一想到他家威严的女权制，我毫不犹豫地婉言谢绝，放下手机，归于平静。

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谁知，第二天清晨，中医院上班的侄女打电话告知，龚老医生因怄气诱发心脏病，住院二十多天不见好转。知父莫若子，龚老的大儿子扫描似的照出了父亲病因根结，劝说道：“我的爷，你莫怄，出书的事我负责，一切费用我承担！听罢儿子言，龚老云开雾散，第二天就病愈出院，全家皆大欢喜。于是龚老满怀希望打电话，被不知内情的我矢口回绝。好在龚老思维敏捷，搬出救兵将我的军。侄女说：“亲不亲，故乡人，都是一个地方的，帮帮忙。再说，龚老医生那么大年纪了，属于他的时日不多了，你行行方便，替老人了却最后一桩心愿吧！”

得知事情原委，我没再说什么，只好两头兼顾，决定先突击性采访龚老。宁愿自己受苦受累，也不能伤了龚老的心，按照龚老的作息时间，每天上午八点至十二点，下午三点到五点，像上班一样准时。采访期间，每天都有患者来求医问药，迫使停下手，龚老则要从喜怒哀乐的往事中回到现实，在望闻问切的诊断中对症下药。有时患者实在太多，我只得按下暂停键，全力满足患者需求。

由于年岁太大，时隔久远，龚老的叙述基本是片段的、零碎的、模糊的、无序的，对一些人和事、时间地点等，出现差错或颠三倒四等情况。

为了素材的真实有效，我专程到龚老出生地沅古坪镇三台山村腊肉坝的高岩墙走访察看。还旁敲侧击，调查了龚老的族人宗亲以及他的诸多徒弟和患者。

龚老最早行医的出马之地，是沅陵县的七甲坪、蚕芒、洞溪等地，但很多治病故事、地名包括从张二坪到沅陵县城要经过哪些地方，他都记不清了。对此，我请专车到七甲坪等地东寻西找，搜集不少珍贵资料。

为了材料更充实饱满，我搜奇索古、穷集博采。为了求证春情欲动陀弥佛；凤眼俏窥跛脚僧。这幅婚联的对错，我特意到冠君小区采访知情人龚金生，他说：“这事你问对人了，我与龚福生同岁，又是堂兄弟，当年这幅对联就是我书写的，至今记得非常清楚：春情喜看长眉佛；凤眼偷窥跛脚僧。龚金生顺口背出原联内容，听起来生动风趣、读起来朗朗上口，这才是是一幅上关下锁、意味深长的佳联。”

托尔斯泰说过，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，他将一事无成，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。我就是站在责任心这个基点上，用热情点燃希望，把每件事做得尽善尽美，用了两个多月基本完成采访任务。紧接着焚膏继晷、斟酌酌句、瞻前顾后寻宝一样穷根究底的搜出来，像拼图一样拼出一部既要合情合理又使龚老满意的纪传。

龚老生在旧社会，读私塾，学古文，因此偏爱文言文，排斥现代文，特别是对流行网络语更是厌烦抵触。书中很多至少我认为是生动语言，都被龚老视为糟粕，强行修改。还有多处他无法接受的词句，都无一幸免。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龚老只要见到引用他不熟悉的古诗，必定改得一塌糊涂。

采访龚老的长子龚恒松时，他提醒我，说龚老虽不善写文章，但修改别人的文字毫不手软。有次，某作家采写龚老的事迹，完稿后请龚老看看。这一看不打紧，一篇文章被他改得面目全非，那位作家不敢说，只在心里叫苦不迭。龚老的长子见了幽默地说：“我的爷，你真耐烦啊，只差三个字没改了。”龚老一时没反应过来，问哪三个字，长子答：“龚福生！”

听了这事，我终于明白，龚老这种近似于洁癖之习，是源于他追求完美的秉性，也是他刻入骨髓，融入灵魂的职业操守。在他心中，文章也要像处方那样稳妥，容不得丝毫差错和闪失。

后来，我尽量顺着龚老的思路，避免出现他无法接受的遣词措句，以宽容的心态，求同存异，达到和平共处合作愉快。

写作过程中，龚老隔三差五打电话催促，书稿写到三分之二时，永定区政协也催书稿了。我连忙调头采访赶写《民办教师》，日夜煎熬，苦战两个月，完成了18篇共6万余字的文稿，圆满交差。

时间到了2022年6月初，龚老天催，我累得火攻心差点吐血。因过度消耗，精神绷得太紧，身体发出严重警告，派老胃病找我报怨。恶心想呕，吃不下睡不安，天天靠稀饭度命，尽管如此，带病鏖战。自己按照老药方买药，吃了无效，怀疑自己得了绝症，于是和时间赛跑，采访带一杯稀饭，边记录边喝稀饭，别人以为我矫情过重生活奢侈，采访还吃高级补品。坚持到6月8日，病情有增无减，我想，是福是祸得弄个明白，于是到医院胃镜检查，经一番痛苦挣扎，结果并不坏。确诊后医生对症下药，慢慢地好了起来，我的《小城大医》也接近了尾声。直到7月17日，提前13天完成了抢救性的写作。龚老见到书稿，两眼像夜空中闪耀的灯光，分外明亮。他读后赞不绝口，非常满意地说：“怎么写得这么好哩？那些事就好像是你亲眼所见，很多场景很多事看得我嚎啕大哭，反复读了三遍，好，好，好！我的人生没有遗憾了。”

今年正月十三日上午，文友发消息说：“《小城大医》成了绝响！”是的，龚老已含笑西去，他的遗容非常安详。

今天把《小城大医》送给你，但愿为你带来智慧和安康。

□钟锐

房子里，有两个一模一样、银光闪闪的机器人。

真无聊啊！其中一个机器人说，不如我们玩游戏吧？

好哇！另一个机器人说，但我们玩什么游戏啊？复杂的我可不会。

我们玩角色扮演吧！一个当妈妈，一个当孩子。

呵呵，这个有趣。那、那我就来当孩子吧！

呵呵，那我就是妈妈。嗯，既然我已经是妈妈了，那我就要不一样啦！说着，这位机器人妈妈伸手往自己身上按了几下，马上她的眼神就变得与之前不一样了，声音也变得亲切柔和了。

这真有意思。那我也要改变一下啦！这个机器人孩子说着，也往自己身上按了几下，他的眼神